家书

范惠玲

如今家书,虽没有《朱子家书》《诫子书》《报任安书》《傅雷家书》等家书那般凝聚成了炎黄子孙的精神丰碑、中华脊梁,传世千古;也没有往日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的难得,但同样是珍贵的,满含着亲人的殷殷之情,血浓于水的爱。

第一次接触到家书的我,才9岁,读小学三年级,是在农村插队的哥哥写给家里的。那年仅大我6岁的哥哥初中毕业,虚报3岁,在一个有阳光的清晨,独自背着行李,手持街道开的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证明兴冲冲直奔汽车站,在我的不舍,同学朋友不解的目光中,他义无反顾地到农村插队去了。父亲嘱咐他至少每个月要给家里来一封信。从此,家里多了一份期盼,我多了一份回信任务。

每当家里收到哥哥的来信,都由我来读。哥哥的信不长,多半只有一页纸,最多两页纸还未写满。每回我都十分认真地从千篇一律的开头的“爸爸、妈妈:你们好!”读起,读至千篇一律的结尾“此致、敬礼! 儿:惠明,某月某日。”哥哥的信中除了客套报几句平安,就是简单地说他能适应下田劳动和农村生活,社员们待他都不错等事宜,让父母放心。一个在城里长大的15岁的少年,孤身一人在农村劳动,能如信中所说那般适应吗? 我想父母应该只能是为儿子平安健康而放心吧。

父亲是国家干部,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,他虽然中山装左胸口袋上总是插着一支钢笔,却从不回信,而是叫我回信,说到底是让我听写,他说一句我写一句。我十分乐意,写得十分认真,父亲曾边看我写字边微笑地表扬过我笔画笔顺写得很规范。写完信后,我读一遍给父亲听,一旁的母亲当然也拉长耳朵听。刚开始,父亲会待我读完听写的信后,接过看一遍说,好,无错别字,可以抄正。后来只要我读完回信,父亲不再看了,直接让我抄正,他相信肯定没有错别字。信写好后,母亲对父亲说,信封就你自己写吧,女儿的字丑,要叫邮递员笑的,父亲笑笑说不碍事,就这样,我完整地写了一封封信。

母亲总说父亲很懒,连写个信都省了。现在想想,父亲哪是懒,那是为了锻炼我的写作能力,教会我书信的格式。

一年后,哥哥从插队的农村应征入伍了,仍坚持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,偶尔还两封呢。哥哥来信的内容渐渐丰富多了,从他在新兵连训练的艰苦、到食堂当上士的认真、到如何记清每天账目,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、到发展为预备党员的喜悦等,他在部队的成长历程都在一封封家书中传递,让父母了解他在部队的生活,看到他的成长。每当我读完哥哥的来信,身为军转干部的父亲总是连连点头,似乎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军旅生涯,那美好的葱茏岁月;母亲总要接过信,用她才上过扫盲班的水平一字一句吃力地读一遍,从她上扬的嘴角看得出只有这样,她才能体味到儿子身上的温度,才能与儿子贴得更近一些。

我回信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听写了,除了父母让我必须写的话外,我还会随心所欲地写上自己想说的话,写些学校的趣事、家里的趣事,或与同学的小秘密,常常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四页纸。记得有一次我写信告诉哥哥说,学校一男生抢我的毽子,让他若有回家探亲,一定要找那个男生算账。哥回信说他读到这事,差点笑喷了,他的战友也笑喷了。

时过境迁,这些家书后来虽然没有留下,但常忆起,那厚实的文字依旧清晰,真挚的情感也依旧贮存,那满纸的真情早已烙印在我的心里。

那片“绿与红”

骆锦恋

“生意动林际,杉茶遍户栽”,带着对铁观音韵与香的期待,我们进入青山绿水的怀抱。

一片绿荡漾在茶山里。一山绕过一山,山峦重叠,丘陵起伏,云雾缭绕在山峰之上。一层一层的茶树,一层高过一层,仿佛不知疲倦的攀登者,向上舒展身姿:与天空的蓝白辉映,尽情延伸。于是,我们也带着一身翠,融入自然的盛情拥抱。

采下五叶的茶。它躺在手掌上,伸展的样子和手掌一样有力。比起成片的茶山,单片茶叶的颜色似乎淡些,体温却真实起来了,面貌更温和起来了。阳光下,可见它清晰的脉络和叶边的疏齿,“一茶一世界”的故事,呼之欲出。茶山里,戴着斗笠,穿梭在树间的茶农,是谁的手植下那棵茶树? 是哪位认领茶园的孩子,用网络端看到它成长的样子? 又会是哪位师傅,通过10道程序、36小时制作,成就那一盏茶香。

“青”不只在眼里,更在功夫里。师傅捧起茶叶与我们介绍制作工艺时,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:“摇青,说起来简单,就是去水留青,摇青、晾青交替3-5次,但是里面学问大着呢。看青做青,看天做青。天气、青色都影响着摇青的频率。经验很重要。”也正因为这个过程比较久,我们没能现场看到摇青的过程,师傅给我们看了一张很有震撼感的照片:“绿叶红镶边。”摇青后的茶叶,叶子依然伸展开,水分减少后,中间那片椭圆的绿,脉络更加清晰,周边却镶上了一圈红色。摄影师灯光下的茶叶,立着,带着主角的光环,似乎可见,万亩茶山,披着红色朝霞,散发出天地间的灵气与朝气。

制茶不仅用心,还要听声。摇青后的茶叶,在机器里翻滚着,高温下的茶叶开始一段有声的旅程。师傅说,炒青要听声,听机器里茶叶声响的变化。我没听出来。在那个茶叶制作体验馆,我带着参观的心情,总是想尽快看到下一步的成果是什么。我甚至不敢去试下那个包揉的过程,因为我感觉自己揉不动那个大茶团。直到那一泡新茶泡开,水中青绿荡漾开,香气入口,心情才跟着放松起来。到茶山,才知道茶香是急不来的。品茶时,才感觉到茶韵带来的宁静。“夜光下摇去苦涩,晨曦中迎来芳香”,香气从何而来——自然的赐予,茶农的守护,匠心的制作。

令人惊喜的是,此处茶山伴有竹林,你能望见,在山的深处,成片的竹子,以特有的姿势摇曳在风里。竹林深处有人家,茶山深处还有别样的天地。公园大路上,两旁的月季、玫瑰开得自由而烂漫,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花,点缀在其中,鲜花夹道,人在路上走,忽然有一种“鲜花自由”的感觉。花与事,尽在眼里,忍不住要停下脚步来细细地品,细细地读。

这片花海不远处有一座土楼。斑驳的外墙上,挂着红底黄字的牌匾,牌匾左右各贴着一个“茶”字。站在一楼石阶上仰望,一个个大红灯笼点缀在高高的木梁上,风来摇动,可闻历史的回响。踩着木梯,上二楼,通三楼,再从另一个方向绕到一楼,回到院子,摇起一桶井水,洗去尘埃,惬意得很。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。据说,曾经有一次土匪围村,村民在此避难多日,粮食短缺。所幸有一位年轻人寻机出去后与不远处的红军联络上,才得以打退土匪。于是,龙通许氏子孙后代,多有参军之人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土楼屋檐下的瞭望口仍然清晰可见,它们静静地履行守护的使命。

离开时,回望土楼,它矗立在茶山下,在一片绿田中央,土墙黑瓦,阳光下拉长了影子,影子又罩在绿色的田上。不远处就是龙通谷,谷里有瀑布。水从山上来,瀑布的水、制茶的水、井里的水……山水一家,妙不可言。

从一片绿走出红火的道路,“绿叶红镶边”原来可以这样美。

童年记忆

蔡永怀

我出生于城南的古宅里,大厝里住着十来户人家,有一群同龄的小伙伴,大门口有一个宽阔的石埕,那是我们儿时的游乐场。

“跳孔”时用红砖块画出人形,然后画出几个小格,用小沙包掷到小格里,单脚跳动,顺着格子捡沙袋,看谁掷得准,捡的速度快。两人玩拍香烟盒,收集“大前门”“水仙”“海堤”等牌子,把纸盒折成方形,一个先放地上,另一个由手握着拍打,如地上的香烟盒被吹翻,便成为胜利品,如果吹不翻,你的香烟盒就要送给对方,然后交换着玩。玩捡小沙袋,用布的边角料制成小袋,装进沙子后缝合,边捡边念童谣。几个小孩围成一圈“捂呼鸡”,先“算芽”确定一个当“鸡仔”,用手绢把“鸡仔”的眼睛蒙上,其余小孩用闽南语念道:“捂呼鸡,覕伊密。白鸡仔,去找贼。找若有,做新妇;找若无,做乞食婆。”随之四处躲藏,如果被“鸡仔”找到的小孩,就要成为新的“鸡仔”,这样一直重复。

大厝后门通内沟河,岸边的石缝里经常有小螃蟹,称之为“红脚钳”,一只蟹脚特别大。呈红色,只能观赏不能食用。我们找来一根小竹子系上一条针棉线,再绑上一块菜脯放到石缝前,“红脚钳”闻到菜脯的香味就会出洞,当小螃蟹钳住菜脯时就把它钓上岸,然后带到大厝里玩。找几块破瓦片在沟里“迁水泵”,瓦片在水面上飞驰,就像是蜻蜓点水,水花四溅,涟漪阵阵,煞是好看,但这也是力气和技术活。岸上的“棉花渡头”有一米多宽,街坊邻居把衣服拿到这里洗,有的挑水回家洗地板。沟里也是居民洗刷的地方,冬天洗衣服、被子时,常用“地枯”(用油茶压榨而成,当年肥皂紧缺)洗,大人总是先煮一大锅稀粥,把米饭捞起,汤可以浆淹厚衣被,这样穿着比较暖和,下次也较容易洗,衣服会刺痛嫩皮肤,但可以吃干饭,算是一种补偿吧。

大厝里的房门都挂着竹帘,从屋里可以看到外面,门外看不到屋里,以保留家庭的隐私,小孩出生后便要睡在“乌篮”里,这是一种木头和竹篷构成的摇篮,我有几个妹妹,要经常摇动“乌篮”让妹妹睡觉,但老在房间里太孤单寂寞,便在摇篮的木架上系上一条绳子,站在房门外一边拉动摇篮,一边观看院子里的动静。

大厝里的孩子心灵手巧,自己制作多种玩具,把铁线、小钢管、自行车辐条线螺母,橡皮筋制成玩具小手枪,把鞭炮里的药放进钢管里,扣动钩板,橡皮筋的弹力撞击螺母上的鞭炮纸,引发钢管里的炸药爆炸,钢管里装上竹块,有一定的杀伤力。制作“水迫”,找来一根小竹,锯成长短两段,把长段中心掏空,小段插入一支竹棒,长段一端塞一团纸屑,中间注入清水,把竹棒插入管中,用力推动竹棒,水流带动纸团射出,打在人体上有一定的疼痛感。用铁线制成圆圈,再制一条带钩的长棒,手握线棒利用钩头推动圆圈转动行走,自己制作的玩具自然多了一种成就感。

一到星期天我跟大厝里的学兄一齐走街串巷,走一些没走过的小街小巷。当年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主题歌非常流行,大厝里“风烟滚滚唱英雄,四面青山侧耳听……”歌声风行一时,每当唱着便有一种豪迈感。

梦西湖

黄小梅

梦想西湖柳绿深,
良俦尽致兰桡击。
天光一色咏吟音,
熠熠春晖醉我心。

武荣之春

竹浩

云山苍苍千年郡,
江水泱泱武荣洲。
远山如黛披春色,
江流婉转绕廓流。
北城新拓筑公园,
西溪水清映高楼。
起舞清影人康健,
江畔花草弄春柔。

花前

周紫虹

一场倒春寒让阳春三月有了料峭寒意。细雨迷蒙中,老友骑着自行车前来叙旧,随同她前来的还有两盆复瓣长寿花,一盆粉色,一盆朱红,密密匝匝的花朵簇拥出浓浓的春意,也点燃了我心中暖暖的感动。我领她到我的顶楼阳台赏花,喝茶。我的阳台除了两棵石榴树开着花,其他花木都在养精蓄锐,只有蓊郁的绿意在描绘春天。就在茶几旁边,友人刚刚送来的长寿花兀自开得热烈。在花前,我因友人的无私馈赠而快乐,友人却高兴花儿遇到了知音,而两盆长寿花应该都知晓两个知交的情意。

阳台上的那棵昙花,其实是个“弃儿”。当年雨天路过,发现它被丢在一棵芒果树下苟延残喘,根裸露着,叶状茎发黄,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。一直以来都想养一棵昙花的,所以看到这可怜的弃儿,我真的不忍心它就这样自生自灭。于是捡了回来,把它栽种在一个陶盆里细心养护着。昙花没有辜负我的付出,开始有了翠绿的生机,甚至先后冒出了三个花蕾。为了一睹昙花的芳容,虽然我没有学老苏“故烧高烛照红妆”,深夜秉烛赏海棠,但我借着星光在昙花前守了好几个小时,静静地陪着那朵昙花盛开。当昙花的花苞慢慢鼓胀,花瓣轻轻绽开,我的喜悦也绽放成一朵花。等待一朵花开,需要的或许仅仅是时间;而陪伴一朵花开,需要的则是一种情怀。昙花选择在夜间开放,因为它知道它无须观众——幽兰生空谷,无人也自香,昙花也是。但我想,我在,昙花定会心怀感恩。

我曾为一枝红蓼花驻足,曾为一朵木棉花惊呼,也曾在满池荷花前流连且流连,在一树灼灼盛放的桃花前徘徊又徘徊……每一次伫立花前,我都觉得这是最美的邂逅。

那么,古人呢? 在花前,他们做什么想什么呢? 好像诗人们都喜欢在花前饮酒:李白在花前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;李清照喜欢“东篱把酒黄昏后”,在迷离的醉意中暗暗与菊花比清瘦;而苏轼在梅花前,也是要大醉一场的,他说:“惟当此花前,醉卧黄昏月。”

鲜花与爱情自古以来就结缘颇深。那么,古人在花前又有怎样缠绵悱恻的情思呢? 冯延巳在花前感伤“失却游春侣”,只能“独自寻芳”,因而纵然满目芳菲,却感到满心悲凉,以至于“日日花前常病酒”;至于崔护呢? 在一树桃花前,他则演绎出一段荡气回肠的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……

而“每为名花秉烛游”的陆游,在千万树的梅花前,童心未泯地希望自己有分身术,能够化身千亿去欣赏每一株梅花;向来忧国忧民的杜甫在花前却见花伤心——因为“万方多难”,所以“花近高楼伤客心”……

花儿如此娇美,如此多彩,可是,在花前,每个人因为各自经历不同、心境不同,心情自然也不同,所以,在花前,便各有各的万千滋味在心头。

那书与我

蔡安阳

在我读小学的时候,可谓是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,更不用说书籍了。那个时代,读书识字的人对书籍的渴望,远远比饥饿的人见到面包要馋得多。

我看到的第一本画册,是我读五年级的时候。记得那本小画册大概有一个成年人的手掌大小。画册的名字叫《救救她》,在封面的左上方是“jiu jiu ta”三个字的拼音,鲜红色,很醒目。封面的右下方是“救救她”三个字,也是醒目的红色。封面中间主体部分是一个在当时算是打扮入时的女子,二十几岁的模样,双手扒着铁栏杆,眼含热泪,充满悔恨的表情,对铁栏杆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。到现在,我对这些还记忆犹新。

女子是画册的主人公,叫什么名字,我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她是一个失足女子。画册是电影版的,不是手绘本,这在当时的小画册中,是比较时尚的了。当时,我们班级一个叫肖爱霞的女生不知从哪得到的这本小画册,带到教室看,同学们都对肖同学羡慕不已。那几天,同学们都围着她转,平时不和她玩的女生男生,在这几天都向她谄媚讨好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,同学们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能够和肖同学交换,换来她的画册看。个别同学,把家里压在箱底的小人书,带来和她交换,课间,几个要好的同学趴在一起,聚精会神地欣赏,那种满足,是现在的孩子们没法想象的。

我多想独自拥有这本画册啊,哪怕只有几个小时也好。可是,我家里没有小人书用来交换,我该怎么办呢? 这些书,我都不知道从哪里能买到。有了,嘿嘿,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

奶奶开小店,那几天我放下书包就往她家跑。那时小店里唯一好吃的就是水果糖,那种包在纸里,透明的硬糖。我每次去,奶奶就会给我一块,以往我都会拿到糖就迫不及待地剥开糖果,朝嘴巴里送,可是,那几天我却一反常态,拿到糖果就藏到衣兜里,回家就藏到书包的夹层,收好。每次外婆来我家,都会带给我一小包熟花生,那时,实在也没有什么其他零食了。我把我分得的熟花生包好,装到糖果一起,藏到书包里。第二天,到学校,我拿出几天积攒的所有糖果和花生,塞到了肖同学的桌肚里,并且附上一张字条:你的画册让我看两天,这些都给你。

我顺利地拿到了那本画册,自己趴在被子里看了好几次。然后在邻居的小伙伴之间炫耀了几天,才在肖同学的催促下,极不情愿地还给她。

现在想来,那本小画册的内容也许不适合小学生读,但在那个时代,实在是“饥不择食”啊。如今,浩如烟海的各类图书唾手可得,可是孩子们以及我们这些当初那么爱书的人,却失去了那份对书籍对知识的热爱……